



成都女企业家自焚抗拒拆迁

该报道首发后, 央视跟进, 最终推动国务院 2010 年废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11月13日早晨, 在成都市金牛区一名女企业家为抵抗暴力拆迁于楼顶天台自焚, 烧得面目全非、命悬一线。该事件导致数人被拘, 数人受伤住院, 政府部门定性为暴力抗法, 被拆户控诉政府暴力“拆迁”。随后, 该楼房的男主人在四处躲藏之后被当地政府抓捕。

”



11月13日早晨, 在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办金华村发生一起恶性“拆迁”事件, 女主人以死相争未能阻止政府组织的破拆队伍, 最后“自焚”楼顶天台, 烧得面目全非、命悬一线。数人被拘, 数人受伤住院, 政府部门定性为暴力抗法, 被拆户控诉政府暴力“拆迁”, 究竟孰是孰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生命在这里被漠视, 法律在这里被践踏, 本应预见的流血事件却在政府官员的现场指挥下发生了。

女主人以命相争 自焚楼顶天台

“你们退下, 我们可以坐下来商量, 否则我就要自焚了!”初冬的晨曦中, 一位中年妇女身穿睡袍, 站在三层楼顶阁楼的天台上, 身后的国旗在轻风中飘动, 只见她一次次举起油桶, 把汽油浇在身上, 一边不停地用喇叭向下喊话。

这是一座三层楼房, 坚实的结构, 漂亮的外部装修, 显示出房主人倾注的心血。楼下, 机器轰鸣, 正在破拆; 楼前, 无数消防、公安官兵严阵以待, 不远处停放着救护车, 医护人员也做好了准备。三层楼顶平台上人头攒动, 不时有戴钢盔的人出现, 接着有浓烟火光冒起, 还传来鞭炮的噼啪声。

“唐姐, 你要冷静! 不要与政府作对, 你现在下来还来得及。”楼下, 也有人在向那位中年妇女喊话。

十几分钟后, 另外有人爬上了阁楼, 似乎要制止她的行为, 瞬间, 惨烈的一幕出现了, 那位妇女变成一个通红的火人, 在高高的楼顶

上跳动、挣扎。

这是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金华村拆房现场的一段录像, 自焚的这位妇女叫唐福珍, 今年47岁, 属于重三度烧伤和吸入式烧伤, 已行气管切开术, 至今还住在成都军区总医院烧伤科重症监护室, 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暴力执法还是暴力抗法?

记者在成都市金牛区政府采访时, 已经事过三天, 据外宣办工作人员说, 11月13日对唐福珍楼房的强制破拆是政府组织的“拆违”行动, 由于受到对方人员的暴力阻止, 有4、5名工作人员受伤和机械损坏, 已经定性为“11·13”暴力抗法事件, 有现场录像为证, 记者要求观看录像和探访受伤人员, 被婉言拒绝。

在天回镇金华村金新路, 记者看到那幢壮观的楼房不复存在, 现场只留下残砖断瓦, 还有挖掘机正在作业, 目击者及当事人回忆起当时发生的情况依然心惊肉跳, 痛哭不止。

金华村村民严某说: “11月13日早6点半左右, 天蒙蒙亮, 我去上班经过唐福珍的家门口, 看到唐福珍站在顶层阁楼上, 旁边的老人活动中心停了很多车辆, 四周围了很多陌生人, 有穿警服的, 有穿迷彩服的。一会儿, 一辆挖掘机开始挖唐福珍家的大门和围墙, 大门挖开后, 我看到两个人把胡昌发拖了出来, 几个穿迷彩服的人搭竹梯强行从窗户进入房间, 一些床上用品从窗口抛下来, 还有一些手拿盾牌和棒棒, 戴着钢盔的人

进去, 当时整栋楼里到处是玻璃等东西破碎的声音。”

“我听到唐福珍在喊: ‘不要上来, 不要逼我, 否则我死给你们看。’看到唐福珍在往身上浇液体的东西, 估计是汽油, 下边一个声音在喊: ‘你这是违法犯罪, 现在下来还来得及。’不一会儿, 唐福珍全身燃烧起来, 十几秒后, 消防队员用喷水枪喷向阁楼, 之后不久, 唐福珍被抬下来, 烧得没了人样, 唐福珍的大哥唐福成也满脸是血躺在地上, 两个人一块儿被等候在旁边的救护车拉走。”

唐福珍的邻居邓尤德说, 我听到唐福珍一遍遍喊话, 看到她两次朝自己身上浇汽油, 想以死来阻止那些人进攻, 但那些人完全不理会, 他们锯开三楼防盗门, 头戴钢盔, 手持棍棒, 冲上三楼楼顶, 唐家的人都躲在楼顶平台上, 两边人交汇在一起, 顿时乱成一锅粥, 吼叫声、打斗声、妇女孩子的哭叫声混成一片, 站在阁楼上的唐福珍对三楼平台发生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她情绪很激动, 再次把油桶举过头顶, 将剩下的汽油全部浇在身上, 她是万般无奈才“自焚”的。唐福珍被抬走后, 破拆始终没有停止, 她家后院平房的物品被多辆货车拉走, 而楼房里的很多家居用品甚至贵重物品被破碎机直接埋在废墟中。

魏交是唐福珍的外甥媳妇, 一位有着不满周岁婴儿的年轻母亲, 她当时恰在唐福珍家暂住, 亲身感受了那个噩梦般的早晨。在向华夏早报记者讲述亲身经历时, 魏交全身发抖, 数度哽咽抽泣。

她说: “当时场面很乱, 我们一家人老少十几口都

退到三楼平台上, 我抱着娃娃不停游走, 生怕伤害到宝宝。突然, 三楼通向平台的铁门被破开, 一群头戴钢盔、手持盾牌棍棒的人冲了上来, 他们见人就打, 我躲避不及, 被他们一棍敲在左小腿上, 我直接倒在地上, 宝宝吓得“哇哇”大哭, 还没等我站起来, 就觉得眼睛被人喷了什么东西, 顿时感觉眼睛刺痛, 呼吸困难, 他们从怀中夺走了我的孩子, 又朝我腰部和腿部踢了几脚, 模糊中, 我看到地上躺着都是我们的人, 包括我六十多岁的婆婆。”

“之后, 他们把我抬到楼下的救护车上, 过了一会儿, 大舅唐福成和三姨唐福珍也被抬到救护车上。”

“我看到三姨唐福珍的头发睫毛全烧掉了, 脸上皮肤烧得爆开, 露出布满血丝的红肉, 牙齿漆黑, 眼睛凸起, 身上的衣服烧烂了, 全身血淋淋地, 见不到一块完整的皮肤。”

“三姨唐福珍在我婆婆姊妹三人中长得最漂亮, 平时也很会打扮、很爱美的一个人, 一下变成这样, 谁能接受得了? 我哭着不停地喊她, 终于, 她有了反应, 她呻吟着说: ‘娇娇, 我要死了, 胡柯(儿子)在哪? 你大姨是不是被他们打死了? 我死后, 用我身份证上那张照片做遗像。’随后, 不放心地用足力气又叮嘱道: ‘一定要从我家里选一张最漂亮的照片做遗像!’说完就昏了过去。”

魏交擦干泪水, 挽起裤管, 记者清楚地看到她左小腿弯处有一大块条状的紫痕。

唐福成是唐福珍的大哥, 今年60多岁, 他身材瘦弱, 躺在成都军区总医院的病床上, 除了头面部伤以外,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全身多处软组织损伤。唐福成说: 我看到他们把我二妹头打破了, 就去夺棍子, 没想到, 被人用棒子打在太阳穴部, 一下子就昏过去了。

据唐福珍的丈夫胡昌明向华夏早报反映, 这次事件后, 胡家有四位亲人受伤住院, 其中两人伤情严重, 住在重症监护室, 七人被公安人员带走, 未给法律文书, 至今下落不明, 他们分别是儿子胡柯、七哥胡昌贵、侄子胡正勇、侄女胡正英、侄女婿吴炳康、儿媳姐唐会青和内侄刘军。这七人当时都被打了, 有的伤势还相当严重, 经过多方打听, 只得到他们没有羁押在看守所、而是被囚禁在某家旅馆的消息。

一条弓形路 使胡昌明变成“钉子户”

胡昌明, 天回镇金华村人, 成都奥仕威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他对记者详细讲述了企业的变迁及成为“钉子户”的历史渊源。

1996年, 金华村还是典型的农村面貌, 闭塞、落后, 胡昌明和妻子唐福珍当时在成都市区做服装生意, 已

下转 09 版